

# 「超」前「啟」後百五載



自由談  
周軒諾

去年是《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其實在天津《大公報》誕生的同年，即清朝光緒二十八年，還有一份同樣以「開風氣，牖民智」為宗旨的綜合性半月刊雜誌問世，那便是在日本橫濱出版的《新民叢報》。多位革命先驅均表示過自己是受《新民叢報》的啟發，繼而作出不懈奮鬥，書寫中國的新歷史。而《新民叢報》的創辦人及主筆就是享負盛名的國學大師梁啟超。適逢今年乃梁氏誕辰一百五十年，重溫這位言論界驕子在清末民初叱咤風雲的事跡對我輩修身治學大有裨益。

甲午戰爭後，憂國憂民的梁啟超籌劃公車上書，投入維新運動，組織強學會，辦《時務報》，任教時務學堂，參與營建京師大學堂，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邁向現代化，這都是其在政治上的貢獻。

文學是梁啟超的強項，他曾宣揚「詩界革命」，發明新民體（也叫新文體或報章體），開白話文運動先河，並創作了眾多擲地有聲的作品，例如：《最苦與最樂》《說希望》《少年中國說》《敬業與樂業》《呵旁觀者文》……全部都振聾發聵。

梁氏又帶來新史學，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和《中國歷史研究法》，大力抨擊舊史學的「四弊二病」，直言：「史界革命

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成為中國新史學的奠基者。

梁啟超開風氣之先，一九〇二年推出了震古鑠今的《新民說》——「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另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清代學術概論》等等，用常帶情感筆鋒，啟蒙同胞思想，喚醒國民的愛國心。

梁氏更是一名教育家，長期春風化雨，從長沙時務學堂到北京清華園，桃李滿門，栽培了張君勱、張東蓀、徐志摩、蔡鍔、蔣伯器、范源濂等英傑。

梁啟超出類拔萃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們在欣賞他的大學問之餘，也應仿效其高尚品德。一九一五年九月袁世凱推行帝制，特派心腹袁壽田帶着二十萬元赴天津賄賂梁氏，望能以重金換取梁承諾不發表「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但梁斬釘截鐵地拒絕袁的收買，旋即把《異哉》公告天下。

一九二七年三月，康有為七十大壽，師徒倆雖因宣統復辟一事而劃清界線，不過梁氏謹守「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始終顧念師恩，將一些抬舉康老師的壽聯與壽文送給對方。

梁氏晚年雖被協和醫院的醫生割除腎臟，但為免國民對西醫和科學失去信心，遂決定低調處理，不向法院追究醫療責任。

梁啟超超前啟後，才德兼備，可謂中國人的楷模！



如是我見  
楊不秋

朋友強烈推薦我看一部新劇《裝腔啟示錄》。對於歷來堅持真實不裝的我來說，劇名當中的「裝腔」二字實在是很難讓我心生好感。同時，我也看到好幾個博主都在推薦：職場打工入咬緊牙關力求進取的勵志故事，成熟獨立女性人間清醒又堅守底線的愛情神話，有人誇劇中人物的衣飾穿搭，有人讚男女主的家居擺設。大家推薦此劇的切入點如此不同卻都寫得頭頭是道而深入人心，一下就撩起了我的好奇心。畢竟，能把內容做到如此精緻又層次豐富的現代時裝劇，實屬難得。

這部劇並不算長。以職場劇來說，它展示了無懼職場霸凌，以一副刀槍不入的架勢和不服輸的姿態，把自己修煉成金剛不壞之軀去面對各種壓力和不公；以愛情

# 假裝直到成功

劇來說，從搖擺不定和糾結擰巴的試探曖昧發展成一場棋逢對手的比賽、勢均力敵的較量和情投意合的聯盟。

確實，處處可見的都是大家在裝腔的表象，可是同時背後卻又顯露出人與人之間的真心實意，同事之間，親友之間，愛人之間。

在我看來，總體劇情歸於平淡，主要演員的演技也都在線，沒看到特別震盪抓心的情節和畫風跳脫的表演。倒是幾首爵士背景音樂，讓人頗有耳目一新之感。還有就是劇中的不少金句，有關人生態度，充滿了人生智慧，讓人印象十分深刻。

其中一句是呼應劇名的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假裝直到成功。假裝，無論多像，終究是假；一旦成功，一切成真。如何完成從假到真的神奇跨越，大概就是靠膽量、信念和堅持促成的由量變到質變的華麗轉身。

這句話讓我回想起小時候因為數學不好，還特意報名了奧數興趣班。雖然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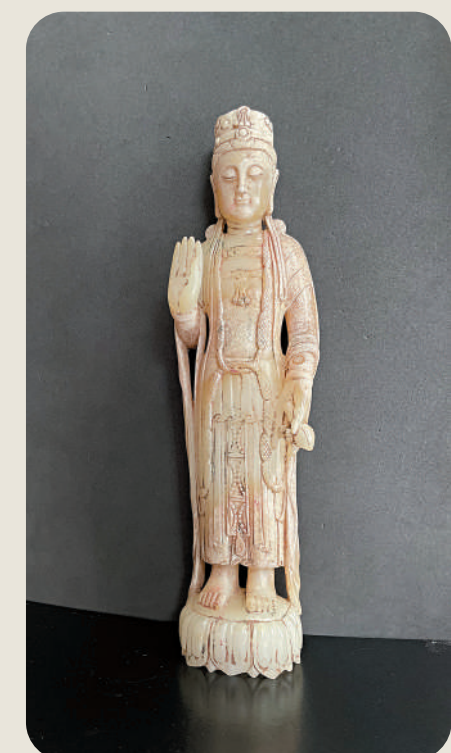
不是因為興趣，而是為了補習和提高。普通數學成績不怎麼好，奧數學起來很是吃力。可是有次奧數小測驗，我的成績竟然還不錯。這次偶然讓我突發念想：也許我的數學成績也不差，說不定我就是學習數學突然開了竅呢？在接下來漫長的學生時代裏，我一直都是靠這種自欺欺人的念頭，支撐着自己的數學成績不掉隊，努力跟上其他幾科的成績排名。在最後的謝幕高考中，我的數學成績排名僅次於英語，算是我自己很滿意的好成績了。

小時候的我自然不懂假裝直到成功的道理，只是希望自己盡量開心面對不喜歡的一門功課。可是，現在想來這卻是在無意間實踐了由裝強到真的變強的轉變。

不過，假裝直到成功也許不是永遠適用，因為量變促成質變的法則很多時候還需要催化劑，比如運氣和機遇。

即便如此，一路假裝的背後，終究還是自己願意堅持的那顆真心。從這個意義上講，假裝其實一點也不假。

# 「微笑千年」



▲白玉菩薩。 作者供圖

現夢想不到的珍貴文物包括石雕、鐵鑄和泥塑合共四百多尊造像。經研究這埋藏各年代的殘像中，有一些是經過修補的，推論這裏是「古神庫」，專收藏龍興寺和附近寺院送來的諸多殘件，集中掩埋的地方。

在眾多彩繪、泥塑及殘石佛像中，有不少精緻的作品，藝術性高，其中一件北魏的背屏式三尊造像，雖然已碎為多片，殘存半身的左脇侍菩薩的笑容可掬。殘存石像中，亦有一尊屬於北齊年代的戴華麗高冠菩薩，是一尊精緻的立像，其精湛雕刻，尤其是華麗璽珞，震撼了當時參與發掘的專家，可謂稀世珍品。

這尊高冠菩薩立像高一百六十五厘米，重二百公斤；發掘報告這樣形容：「額頭明淨，雙眉舒展，雙目微睜，鼻樑修正，耳垂較長下落，若佩耳墜；上下唇角輪廓明顯，似閉合卻又似翕動，好似在輕聲說法。整個面部圓潤，顯得安詳莊重，慈善親切，神情含蘊深長。頭戴透雕花蔓高冠，寶珠串連。又所佩項圈，正中是一顆大型蓮座摩尼寶珠，帛帛在腹下相交貼體上捲，左側帛帶被左手提起，顯有變化，不覺呆板單調；腹前佩寬寬

博長條紳帶，上刻多個淺浮雕方格，格內有寶品圖案；裙帶結於身後，垂地，跣足立於蓮台上。」高冠菩薩所佩的璽珞，研究報告指最具特色；璽珞一詞，最早出現於漢譯佛經中，如《中阿含經》所載：「沐浴香薰，着明淨衣，華璽璽珞，嚴飾其身」。璽珞來自梵文，解釋為頸飾，是隨佛教東傳至中土的飾物。

青州龍興寺出土這批窖藏佛像，有稱為青州風格，其中不少面容豐滿圓潤、表情動人、姿態優美、軀幹敦厚、衣飾獨特、輕衣薄袖贏盡讚美，有形容是北齊曹仲達畫技法的「曹衣出水」實例。窮近一生專注東方尤其是中國藝術及考古研究的英國學者羅森（Jessica Rawson）曾到存放窖藏出土佛像庫房參觀，感嘆而言：「世界美術史應該重寫，因為龍興寺的佛像完全可以證明，中國的雕塑藝術比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雕塑要早得多。」

這批造像的目的是為信徒禮拜供養，其外觀合於當時宗教儀軌的一切規定，流傳至今，這些供奉的佛像成了文物及供今人欣賞的古代藝術品；也由於長時間的窖藏，保留石像表面的貼金彩繪，得以看到其真面貌，也改變傳統上認為雕像的原石色代表有莊嚴肅穆的觀點，濃彩裝扮的佛教造像，更顯妙像非凡。

發掘報告中對北齊戴華麗高冠菩薩的描述，與存世的一件白玉菩薩相似，同樣描述其造型，寶相莊嚴、衣飾輕盈、璽珞華飾，也未見不適當。後者有幸保存完整，似補白了出土的佛像殘缺的前臂部分，顯示舉於胸前的右掌，五指向上自然舒展，向外施無畏印，有如使眾生安樂無所畏怖。兩者特徵及造型除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前握拿璽珞而後者手執蓮苞外，幾乎一致，唯是高度一百六十五厘米與二十厘米的八倍多差別。考古學者讚譽青州龍興寺窖藏佛教造像「端莊綽越集一身」，這件未能認證年代的白菩薩，亦有如前者展現非凡的風采。

目前蘇州博物館正舉行「微笑千年：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展」，展期到十月八日，到訪可親睹這批北魏至唐代的精緻及稀世造像非凡面貌。



文化什錦  
鄺凱迎

較簡單及粗拙。自西晉至北魏初期，中土的佛像製作手法由劣至優，裝飾由簡至繁，隨時間演變出現了一些繁美的造像。

北魏佛事興旺，佛像藝術創作活躍，加上帝王的推動，如雲岡石窟的開鑿，將佛教造像推至一個繁榮期，隨後之東魏，佛像造型具均衡圓融的藝術性，衣着裝飾更繁華。這些自中土萌發的佛像，既有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元素，同時存不少異域特色，可見文化相互交融。

山東濰坊市青州一帶在一千六百年前，是佛教傳入的重點地區；東晉時有兩大佛事活動，一是東晉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鮮卑人慕容德建立南燕國，大興佛事，另一是東晉義熙八年（公元四一二年），高僧法顯大師往印度取經回來，譯註大量梵文經卷，從而促進了佛教發展。但過程中亦有逆轉，中國歷史上幾位帝王向佛教發難，包括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四四六年）焚燒佛經、拆毀寺院、堆埋佛像，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五七四年）焚滅佛道經書、塑像及焚毀佛跡，及唐武宗李炎於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年）大毀寺院、焚燒佛經，令青州一帶各郡縣的寺院被毀造像被砸、經書被焚、僧尼還俗，及後再有兵燹劫毀，往往寺廢名存。建於北魏的龍興寺，就是其一。

以龍興寺為名的寺廟在中國有九家，朝鮮有一家，最早期的是在四川省彭州市，建於東晉（公元三一七至四二〇年）；建於北魏的龍興寺原稱南陽寺，唐代更名。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間修建青州博物館時，拓寬道路時發現兩尊佛像；之後考古學家在根據一絲一點零散古文獻的線索找龍興寺時，於一九九六年附近的廢井坑的窖藏找到埋藏大量的殘石，發



張建功攝

# 秋月梨的滋味



人與事  
李丹崖

吾鄉有一座名叫「立德」的鎮子，地名之好，好在有「德」，有德且立得住，古風遍地，逸聞叢生，可不就是好地方。

立德之好，在地名之外，還好在好作物。舊曆年八月，田野一片成熟的氣息，此刻，正是秋月梨成熟的季節。

秋月梨，顧名思義，形似秋月，一眼望去，黃騰騰一團，可不就是一輪月？比月更有趣的是，梨樹下的那抹甜香。從鼻息進入身體的那抹甜，讓人禁不住垂涎，好在眾人的目光都在秋月梨上，沒人關注我。

梨園主人說，去冬，梨園下了盛大的雪，為梨子的甜做足了鋪墊。

雪水肥着呢，田疇裏，一直還積攢着那場雪水留下的鬆軟。人走上去，喧騰得好似一床曬足了太陽的棉被，舒適妥帖。在梨園漫步，一抬頭，就望見壓枝欲低的秋月梨，每一枝上都有五六隻梨子。在陽光下，呈現出一團黃銅色。古人言，鵝兒黃似酒。雖然說的是酒，用來形容秋月梨似乎也合適。

秋月梨的個頭大小不一，小若含拳，大可比碗，「膚色」出奇的一致。梨園主人給我們介紹說，這些看起來不勻稱的梨，恰恰說明了它們的自然生長，野韻足，梨子的滋味更甜。我禁不住伸手，摘了一隻有「眼線」的秋月梨，用井拔涼洗淨了，直接去吃，一股汁水從口中飛濺濺濺，接着是醉心的甜，不含雜質的甜，讓人腦海裏瞬間拉回小時候，依稀記得是中秋節，父親從鎮上回來，用兩尼龍袋小麥換了五斤月餅，十斤梨。我們一家人

在月下吃，梨子真甜，月餅真香。眼前這口秋月梨，讓我重拾了久違的舊滋味，如晤老友般親切。

秋月梨甘甜無渣，果肉細膩爽滑，且果核小。梨園主人拿起一隻秋月梨在給我們做暴力測試：雙手用力把梨子一擱，那梨瞬間成一團果肉，梨子的汁水順着指間呲出來，一股果香瞬間滿溢開來。

梨，為「百果之宗」，秋月梨，算不算是「夜梨之宗」呢？為什麼說「夜梨」，除了一個「月」字，在立德，當地人還有一個習慣，在秋夜，露落了下來，露白風輕，摘一隻梨子來吃，涼且甜，滋味更勝一籌。

人對水果的認知是逐步走向深入的，唐朝時，人們吃梨子，一般是蒸食。仔細想想，完全糟蹋了梨子的原味，至少是鮮爽感不在了。今人也食蒸梨，一般是把梨子中間挖出一個凹槽，放一些川貝進去，大火來蒸。這算是藥膳，能止咳化痰。

不過，換作是我，是捨不得用一枚秋月梨來蒸食的。這就像是身材曼妙的女子，你非要讓她穿寬胖的袍子，不是暴殄天物，也是不識時務，或者說是不解風情。對一枚梨子不解風情，味蕾會反抗你，甘甜遠離，酸辛會隨之而來。

忘了是哪位先賢了，患了肺病，無奈又要出遠門，因為走的是水路，夫人就在他的船艙內裝了半船梨子，他就這麼一路上吃着，快到目的地時候，梨子所剩無幾，肺病也痊癒了。煙消雲散時，唇齒之間仍有回甘，若是世間的疾病都能這般治癒，疾病也不那麼可怕了。

月亮升起來，今夜我在立德鎮的某處梨園內，望月品梨，天上一個月亮，手中一個月亮，天上的月亮明晃晃，手中的月亮甜絲絲。

其實，設若天上無月，也不必太憂心，舉頭一望，滿樹秋月梨。



市井萬象

# 「花」燈初上

中秋節臨近，廣州市光孝路一帶，一些商舖內掛滿了各式中秋燈籠，吸引顧客前來選購。

中新社